# 史記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正義曰今定州）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徐廣曰屬常山。索隱曰地理志常山有靈壽縣中山桓公所都之地。正義曰今鎮州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索隱曰中山魏雖滅之尚不絕祀故後更復國至趙武靈王又滅之也）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徐廣曰趙有沙丘宮近鉅鹿）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正義曰說苑云燕昭問於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取薊八城匈奴驅馳

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社稷危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師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霸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僕危困之臣其名臣其實虜今王將自東西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才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理以求臣則人臣之才至矣北面等礼不乘之以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逡巡以求臣則師傅之才至矣誠欲與王霸同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常置隗為上客也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眛於重丘索隱曰眛音莫葛反地理志重丘縣名屬平原○正義曰在冀州城武縣界西摧三晉於觀津索隱曰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漢初屬清河也○正義曰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

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秦徐廣曰嚪進說之意○索隱曰嚪音田濫反字與啗同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索隱曰護謂總領之也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

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説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徐廣曰屬齊○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齊郡○正義曰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正義曰即墨今萊州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閒乃使

騎劫代將索隱曰燕將姓名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国策望作藍也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正義曰滄德二州之北河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

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

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正義曰樂毅見燕昭有自高尊世上人主之心故假魏節使燕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正義曰杜預云兄同姓羣臣也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

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正義曰濟水之上在齊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索隱曰燕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燕元英磨室二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大呂陳於元英索隱曰大呂齊鐘名元英燕宮殿名也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曰磨歷也○索隱曰燕鼎前輸於齊今反入於磨室磨室亦宮名戰国策作歷室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歷室宮名高誘云燕噲亂齊伐燕殺噲得鼎今反歸燕故鼎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彊界移於齊之汶水○索隱曰薊丘燕所都之地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浮非也○正義曰幽州薊地西北隅有薊丘又汶水源出兖州博城縣東北原山西南入沛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索隱曰慊音苦簟反亦作嗛嗛者常慊然而不

懷其志也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索隱曰言子胥怨恨故雖

（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神也）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索隱曰誹音方味反）墮先王之名（索隱曰墮音許規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索隱曰謂既臨不測之罪以幸免爲利今我仍義先王之恩雖身託外國而心亦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正義曰君子之人交絕不說己長而談彼短）忠臣去國不絜其名（索隱曰言忠臣去離本國不自絜其名云己無罪故禮曰大夫去其國不說人以無罪是也。正義曰言不絜己名行而咎於君若其子不忍言毀惡是也）臣雖不佞（索隱曰不佞猶不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矣（索隱曰數音朔言我以數經奉教令於君子君子即識禮之人謂己在外猶云己罪不說王之有罪故下云不察疏遠之行斯亦忠臣之節）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

留意焉 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知機
合道以禮終始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
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
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之量務以天下為心必致其
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于
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
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
并若非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
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
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
兵不興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
遐迩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
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
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
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
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
弥貫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
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邵之東海屬之華夷我澤如
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
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

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受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国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兼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甚与鄰国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繇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索隱曰間音紀閑反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張華曰望諸君冢在邯鄲西數里樂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索隱曰栗姓腹名漢有栗姬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索隱曰言趙數距四方之敵故云四戰之國○正義曰東鄰燕齊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北迫匈奴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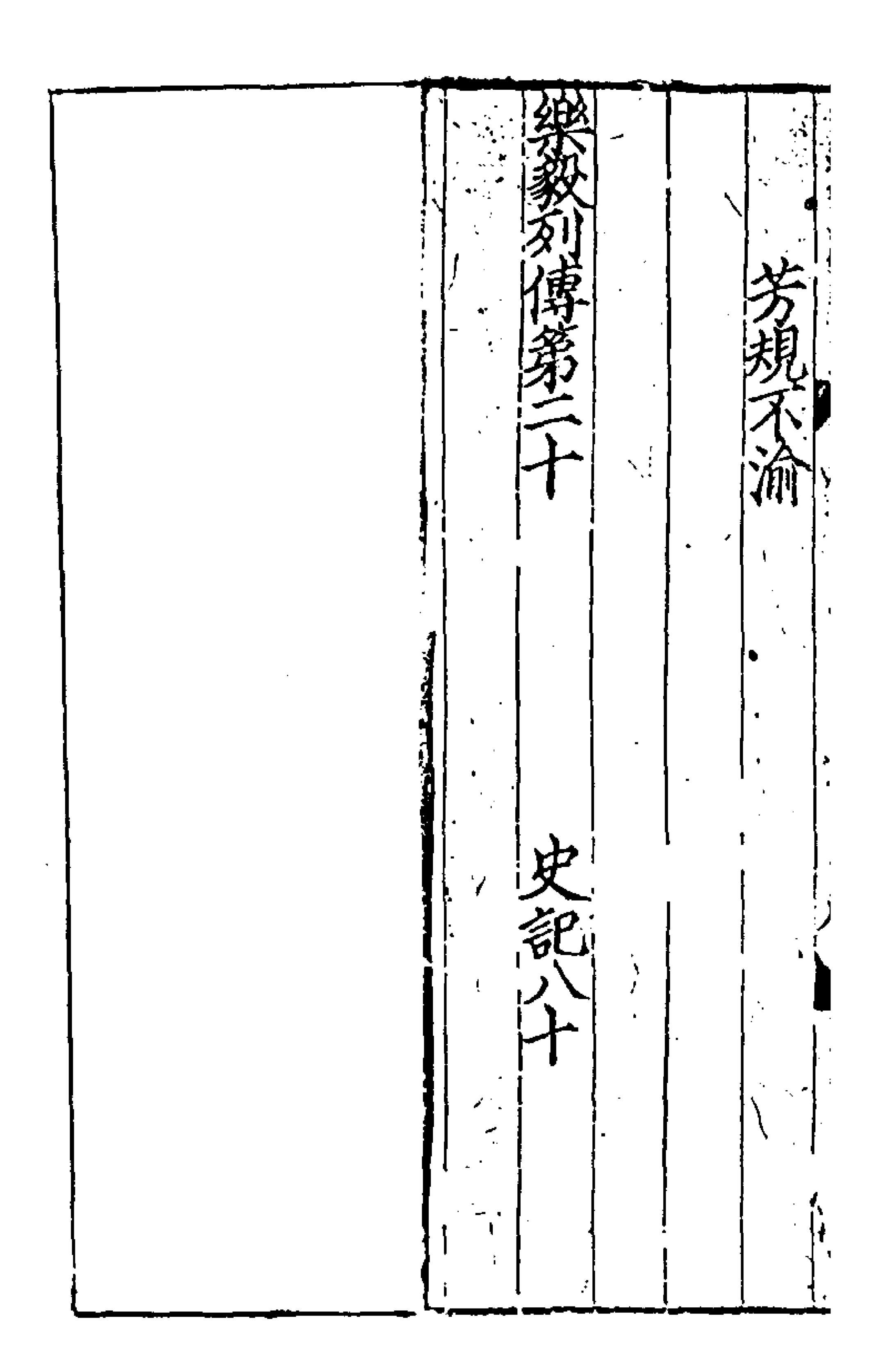
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索隱曰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又獄囚自出是政亂而士師不爲之守法也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曰言家室有忿爭不決以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

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正義曰二若謂燕君未如紂燕民未如殺民復相告子反燕以叛君民之惡是寡人不謂君取之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索隱曰樂乘樂毅之宗人也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徐廣曰在比新城。正義曰地理志云信都有樂鄉縣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一作巨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脩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索隱曰蓋音古闔反蓋公史不記名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索隱述贊曰

昌國忠讜　人臣所無　連兵五國
濟西爲墟　燕王將受　空聞報書
義士慷慨　明君軾閭　閒乘繼將



芳規不渝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

#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索隱曰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国志曰今衛国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也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

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
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
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
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
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
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
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
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
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
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

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

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索隱曰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

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戀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去声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

與羣臣相視而嘻索隱曰音希嘻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索隱曰劉氏云蓋謂石邑也。正義曰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索隱曰在西河之南故云外按表在趙惠文王二十年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

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徐廣曰二十八年）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索隱曰缻音缶○正義曰缻音缶）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正義曰濺音贊）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

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瓿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旣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索隱曰王劭按董勛荅禮曰職高者名錄在上於人爲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爲左是以謂下遷爲左正義曰秦漢以前用右爲上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

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索隱曰肉袒者謂袒衣而露肉也負荆者荆楚也可以爲鞭也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

刎頸之交索隱曰崔浩云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枝也○索隱曰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国策云秦敗閼与反攻魏幾是幾亦屬魏故裴駰云或屬齊屬魏也○正義曰幾音祈在相路之間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作旁子○索隱曰按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陵字誤也○正義曰城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水為名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正義曰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

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徐廣曰屬魏郡

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
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
壘秦閒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
曰夫去國三十里正義曰國謂邯鄲趙之都也而軍不行乃增壘閼
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
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
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
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
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
奢曰胥後令索隱曰按胥須古人通用今者胥後令謂胥爲須須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

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正義曰胥猶須也軍去城鄴三十里而不行未有計過險陝恐人諫令急故武安乃出此令今垂戰須得謀策不用前令故云須後令云耳邯鄲許歷復請諫索隱曰邯鄲二字當為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粲詩云許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是言趙奢用其計遂破秦軍也遂曰漢令稱完而不髡曰耐是完士未免從軍也曰先據北山上者勝正義曰閼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距秦軍於閼與此山也按括地志云言拒秦軍在此山疑其人近洛州臨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又云趨之二日一夜至閼與五十里而軍壘城拶今洛州去潞州三百里閒而閼州州潞路州閼與聚城是所拒據顆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

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

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正義曰奉音捧）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

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徐廣曰尉文邑名也）封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曰信平號也○徐廣曰尉文邑名按漢書表有尉文節侯云在南郡蓋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文所食之邑已復以封頗而號為信平君也）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

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魏郡○正義曰在相州內黄縣東北也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方城屬廣陽也○正義曰武遂易州遂城也方城幽州固安縣南十里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

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索隱曰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正義曰廉頗墓在壽州壽春縣北四里藺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正義曰今鴈門縣在代地故云鴈門也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索隱曰如淳解莫爲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征爲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帟爲府署故曰莫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訛也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索隱曰上紀莧反下音牒厚遇戰士爲約曰匈

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輙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正義曰畜許又反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彀者十萬人索隱曰彀音古候反彀謂能射也悉勒習戰

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索隱曰委謂棄之於其殺略也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襜都甘反襤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騆又案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地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曰煖即馮煖也龐音皮江反煖音況遠反又音喧劇辛本燕人仕燕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索隱曰扈氏輒名漢張耳傳有扈輒也劉氏云武遂本韓地在趙西北非地理志河間武遂也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正義曰在恆州槀城縣西南二十里大破秦軍走秦

將桓齮索隱曰齮音犧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索隱

曰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婆又音盤正義曰在相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李牧擊破秦軍

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

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

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

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

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

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徐廣曰一

作㮕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索隱曰信音申退而

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

清飈凛凛　壯氣熊熊　各竭誠義

遞爲雌雄　和璧聘返　澠池好通

負荊知懼　屈節推工　安邊定策

頗牧之功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索隱曰單音丹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酅邑齊改為安平秦滅齊改為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索隱曰地理志東安平屬淄川国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徐廣曰傅音附○索隱曰斷音都緩反斷其軸恐長相撥也以鐵裹軸頭堅而易進也傳者截其軸與轂齊以鐵鍱附軸末頭轄於鐵中以制轂也又方言曰車轊齊謂之籠郭璞云車軸也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徐廣曰轊車軸頭也音衛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

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徐廣曰多作悼齒也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

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正義曰故郎反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閒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索隱曰揷

音七高反揷音初洽反○正義古之軍行常負板鍤也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

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 索隱曰齊之北界近河東蓋齊舊地也 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

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索隱曰單初起安平故以為號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 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備○索隱曰奇謂卌謀也往引魏武蓋亦軍令出詠故云善之出奇無窮謂權變之多也 善之者出奇無窮 奇正還相生 正義曰當猶合也言正兵當陣張左右翼檢其不備則奇正合敗敵也 如環之無端 索隱曰言用兵之術或用奇詐使前敵不可測量迎尋環中不知端際也 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 徐廣曰適音敵○索隱曰言兵始如處汝

之欸弱則敵入輕侮開戶不爲備。正義曰敵人謂燕軍也言苦耳被刃韋反閒易將及被平號壟墓而令戮卒其怒是敵人爲單開門戶也後如脫兔適不及距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兔而往疾也。索隱曰克技之後卷甲而趨於如兔之得脫而疾走也敵不及距者若脫兔然過而敵忘其所距也其田單之謂邪初悼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正義曰嬓音皎爲人灌園嬓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劉熙曰齊西南近邑畫音獲。索隱曰音胡卦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澅邑蠋所居即此邑因澅水爲名也王蠋賢索隱曰蠋音觸亦音歜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

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索隱曰經猶繫也何休云脰頸齊語也音豆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索隱述贊曰

軍法以正　實尚奇兵　斷軸自免

反間先行　羣鳥或衆　五牛揚旌
卒破騎劫　皆復齊城　襄王嗣位
乃封安平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三

索隱曰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代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爲乖絶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平宜抽魯連同田單爲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爲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索隱曰廣雅云俶儻卓異也○正義曰俶天歷反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糞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兎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

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兵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正義曰蕩天郎反相州縣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索隱曰新垣姓衍名也爲梁將故漢有新垣平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

云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索隱曰新垣衍意欲令趙尊秦爲帝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索隱曰紹介猶媒也且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

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也見莊子○索隱曰從頌音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爲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土汚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按魯仲連留趙不去者非爲一身衆人不知則爲一身索隱曰言衆人不識鮑焦之意焦以恥居濁世而遯之非是自爲一身而要死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

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万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国皆以惡之也○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秦為首功之国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索隱曰言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以奴虜使其人民言無恩以恤下彼即肆然而為帝過正義曰至過字為絕句肆然其志意也言秦得肆志為帝號有烹醢納羌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而為政於天下索隱曰謂以過惡而為政也○正義曰若趙魏帝秦將行政教於天下魯連蹈東海而死不忍為秦百姓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

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正義曰周本紀及年表云烈王七年崩齊威之十年也与徐不同）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正義曰鄭玄云赴告也今文赴作訃也）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索隱曰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下席言其寢苦居廬也）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公羊傳曰斮三軍者其法斮何休曰斮斬也）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正義曰罵烈王治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

之也索隱曰言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是力不勝亦非智不如正是畏懼其主耳魯仲連曰
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
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正義曰怏於尚反噫嘻
索隱曰上音依噫者不平之聲下音希嘻者驚恨之歎也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
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
昔者九侯鄂侯徐廣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一作邪○正義曰九侯城在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
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
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正義曰相州蕩陰縣北九里有羑城
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

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索隱曰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號夷維子故晏子為萊之夷維人是也○正義曰密州高密縣古夷安城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也蓋因邑為姓子者男子之美號又云子爵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索隱曰辟舍避正寢案礼天子適諸侯必舍於祖廟納筦籥索隱曰音管籥攝衽抱机索隱曰机音紀○正義曰衽音而甚反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索隱曰謂閉外門不入齊君○正義曰籥鑰匙也投鑰匙於地不得入於魯將之薛正義曰薛侯故城在徐州滕縣界也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

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索隱曰倍音佩謂主人不在殯東將背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正義曰衣服曰襚貨財曰賻皆助生送死之禮）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索隱曰謂時君弱臣強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行賻襚之礼然齊欲行天子礼於鄒魯鄒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

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
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
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
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
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
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
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
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
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
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

攻下聊城索隱曰徐廣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耳二十餘年誤也。正義曰今博州縣也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徐廣曰案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索隱曰怯死猶避死也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

南陽（索隱曰即濟之淮北泗上之地也）魏攻平陸（索隱曰平陸邑名在西界。正義曰兗州縣也）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索隱曰即聊城之地也。正義曰言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為南陽平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　言必攻之）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索隱曰此時秦与齊和故云衡秦之勢成也）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索隱曰謂棄楚所攻之泗上也又斷魏之所攻齊右壤之地平陸是也。言右壤斷棄而不能救　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也）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索隱曰交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

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正義曰如墨翟守宋却楚軍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正義曰言孫臏能撫上卒士卒無二心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索隱曰言既養百姓又資說士終擬彊國也劉氏云讀說士爲銳士意雖便不如依字也矯國更俗索隱曰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改更弊俗也功名

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索隱曰亡音無言若無還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索隱曰延篤注戰國策云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荊非也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云爾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簒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索隱曰遺弃也謂弃子糾而事公子小白○正義曰管仲傅子糾而魯殺之不能隨子糾死是怯懦畏死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方言曰荊淮海

代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 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正義曰按齊桓初得周襄王賜文武胙彤弓矢大輅故為五伯首也 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索隱曰曹沫 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索隱曰枝猶拒也 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

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正義曰忿敷粉反悁於緣反）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獘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索隱曰肆放縱也）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索隱曰忌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避漢明帝諱改姓曰嚴枚生名乘字叔其子皐）

漢書並有傳蓋以衛技氏而得姓也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索隱曰言鄒陽上書自達而游於二人之間或往彼或往此介者言有觸於其閒故杜預曰介猶閒也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正義曰諸不以罪死為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烈士傳曰荊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索隱曰王劭已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虹貫日不徹也戰國策云聶政刺韓傀亦曰白虹貫日是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蘇林

曰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蝕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也○索隱曰如淳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敗趙之兆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貫日太白食昴實虛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策感動皇天而貫日食昴虛也

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索隱曰言左右之不明不欲汙主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刖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索隱曰楚人卞和得玉璞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案世家楚武王名熊通文王名貲成王名惲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

狂索隱曰佯音陽謂詐爲狂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接輿辟世張晏曰楚人賢人佯狂避世也○索隱曰案高士傳曰楚人陸通字接輿是也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索隱曰謂以楚王胡亥之聽爲誤依後之而不用後猶下也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索隱曰韋昭云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鴟夷皮榼也服虔云用馬革作囊裹以盛尸投之於江也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桓譚新論曰言內有以相知與否不在新故也○索隱曰服虔云人不相知才能交至白頭猶如新也傾蓋如故如吳札鄭僑也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輧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欹之義故云傾蓋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索隱曰藉音子夜反韋昭云謂於期

逃秦之燕以頭與軻使持入秦以示信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漢書音義曰王奢齊人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夫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索隱曰服虔云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桒昭云尾生守信而死者衆言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故云為燕之尾生若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卒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索隱曰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漢書音義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膳以珍奇之味○索隱曰字林云馬父蠃子北狄之良馬也○

正義曰食音寺駃騠音決蹄北狄良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
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
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
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髕腳於宋卒相中山晉灼曰司馬喜三相
中山蘇林曰六国時人被此刑也。索隱曰事見戰国策及呂氏春秋范雎摺脅折齒於
魏卒為應侯索隱曰應侯傳作折脅摺齒是也說文云拉摧也力荅反此二人者皆
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於不能自免於
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沉於河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丗人。索隱曰
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韋昭云六国時
人漢書云自沉於雍河服虔云雍州之河也又新序作
抱甕自沉於
河不同也徐衍負石入海列士傳曰周之末丗人不容於世義

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索隱曰事見呂氏春秋商歌者謂為商聲而歌也或云商旅人歌也二說並通矸音八彈反矸者自淨貌也顧野王音岸禪音善妳字讀協韻失之也埤蒼云骭脛也字林音下諫反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索隱曰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曰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

子冉子罕比苟御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飢子罕請出粟貽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爲是不知何如也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索隱曰國語云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曰鑠消也衆口所惡雖金亦爲之消亡又風俗通云或說有美金於此衆人或共詆訿言其不純金賣諸欲其必售同取鍛燒以見其真是爲衆口鑠金也積毀銷骨也索隱曰大顏云讒人積以諸毀則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爲之消滅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索隱曰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索隱曰小顏云公聽言不私並觀謂所見同也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

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
稱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徐廣曰燕王讓國於
其大臣子之也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說之而殺簡公使
人君去此心則國宋安全也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刳姙者觀其胎
產也。索隱曰案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尚書作封比干之墓又唯云刳剔孕婦則武王雖反商政
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
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謂晉寺人勃鞮齊管仲也何則慈仁慇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
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
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

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索隱曰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得也三去相不悔知非已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而不許為人灌園。索隱曰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為齊卿仲子以為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為相子仲遂夫妻偕與逃為人灌園列士傳字子終者是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變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也而蹠之客何使刺由應劭曰蹠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蹠盜蹠也。索隱曰並見戰國策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應劭曰荊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索隱

曰湛音沈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要離事見呂氏春秋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張晏曰根柢下本也輪囷離詭委曲盤戾也。索隱曰孟康云蟠結之木也晉灼云槃柢木之根也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索隱曰左右先加彫刻是為之容飾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索隱曰言蒙被堯舜之道也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

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以其能制器爲大小比之於天韋昭曰陶燒瓦之竈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爲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之運轉裁成也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索隱曰通俗文云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覲卒遇共成王功若烏鳥之暴集也○索隱曰韋昭云呂尚適周如烏之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

於帷裳之制漢書音義曰言爲左右便辟侍帷裳日殳所見牽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索隱曰言驥足不可羈絆以比喻逸才之人應劭云皁歷也韋昭云皁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之官其衣皁也又郭璞云皁養馬之器。正義曰顏云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皁在早反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閭謂櫪曰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索隱曰晉灼云列士傳鮑焦怨世不用已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洛水之上案此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同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漢書云里名勝母也○正義曰鹽鐵論皆云里名尸子及此傳云縣名未詳也而曾子不入索隱曰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也尸子以爲孔子至勝母縣暮而不宿其說不同也邑號朝歌而墨子迴

車。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也○正義曰朝歌今衛州縣也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索隱曰柱頤云回邪也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索隱曰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

魯連達士　高才遠致　釋難解紛
辭祿肆志　齊將挫辯　燕軍沮氣
鄒子遇讒　見詆獄吏　慷慨獻說
時王所器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三